

中国古代医学对内生生殖器官的研究

★ 王旭东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46)

摘要:从有关文献的考证入手,探讨中国古代医学在内生殖器官研究方面的成就。中国古代医学对人体内生生殖器官的探索,据现有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一是由内生生殖器官的实体观察(解剖)记载,一是由内生生殖器官形态的模糊认识加上功能综合得到的综合认识。

关键词:命门;内生生殖器官;脏腑学说

中图分类号:R 223.1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f Inner Loin in Ancient Medical Science of China

WANG Xu-do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46

Abstract: Start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ocument textual criticism discusses accomplishment studying aspect in inner loin about ancient medical science of china. Ancient medical science of china has a data to human body inner loin exploration, and the evidence, basically, can be two kinds of condition: One is the entity observation (dissect) from inner loin records, the other is the blurred cognition adds the synthetical cognition that the function gets synthetically from inner loin form.

Key words: inner loin; Mingmen; theory of Zangfu

我国古代对人类生殖器官的认识有着相当的成就,但以现代解剖学的水平来衡量,这些认识是比较粗糙和肤浅的。这种粗糙而肤浅的解剖学知识难以符合临床实践的需要,于是必然要掺入经过推测得出的结论。这种早期解剖学知识,加上由临床事实推导得来的结论所形成的理论知识,在对人类生殖器官的认识中,有其自身特点,即:可以见到或可以通过古代解剖学手段观察到、或可以触摸到的器官,其形状、位置、功能等方面的描述就较为细致,这些器官多为外生殖器或内生殖器中较为明显的部分,如外阴、睾丸、子宫或子宫口、输卵管等,而位置隐蔽,难以通过感觉器官感知或古代解剖所不能辨认的部位,则多被加上臆测的内容,甚或产生错误的结论。但是,不可否认,古代医学前辈们对人体内生生殖器官有过认真的探索。我们今天阅读古书,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特点,对于古书中不精确的解剖发

现和加上思辨式推测得到的结论,应该加以认真推敲,详加考证,谨慎对待前人留给我们的资料,尽可能逼真地接收到古人的原意,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较为可靠地学习和运用前人的理论和经验。

中国古代医学对人体内生生殖器官的探索,据现有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一是由内生生殖器官的实体观察(解剖)记载,一是由内生生殖器官形态的模糊认识加上功能综合得到的综合认识。本文将从有关文献的考证入手,探讨中国古代医学在内生殖器官研究方面的成就。

1 胞门、子户

“胞门”、“子户”之名,出自《脉经》卷九第一,文曰:“肾名胞门、子户。”《针灸甲乙经》卷三第二十中,将“胞门”、“子户”作为“气穴”穴的别名,文曰:“气穴,一名胞门,一名子户。”即左侧的气穴穴为胞门,右侧的气穴穴为子户。

作者简介:王旭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学术领域:中医康复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中医药文献研究。

《素女经》中对“胞门”、“子户”的论述较为详细,但该书失传,现只能从《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医书中见到其遗文。

由于《脉经》、《甲乙经》流传甚广,后世遂根据《脉经》之文,将“胞门”、“子户”看作是肾的别名(多见于中医基础理论文献),而在针灸书中,则将其看作是气穴穴的别名。

其实,后世囿于《脉经》、《甲乙经》的看法,实际上掩盖了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脉经》、《甲乙经》的记载,决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尽管当时的解剖学对内脏器官的认识可能很粗糙,但仍可能出现某些方面的精细发现。因此,决不能简单地认为“肾名胞门、子户”就是纯理性思辨的结果,后人也不应该随文衍义,简单地把它看成是“肾的别名”。别名的产生,总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虽然可以从“肾藏生殖之精”的角度来领会,但亦仅仅与“子”和“胞”字发生意义上的联系,而很难推导出与“门”、“户”二字的逻辑关系。其次,从中医解剖学和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凡称为“门”或“户”者,都是管腔状器官的开口或孔窍处。如《难经·四十四难》所说的“七冲门”,所指为:“扉门”指唇,“户门”为齿,“吸门”是会厌,“贲门”是胃的上口,“幽门”则是胃的下口,“阑门”指大小肠交会之处,“魄门”是肛门。而《素问》中“气门”、“鬼门”是汗孔的别名。另外,古代医书中的“子门”、“玉门”、“阴户”等则是生殖器官的开口处。可见,实质脏器是没有“门”、“户”等名称的。再从校勘学角度分析,《脉经》中这句话与上下文也不连贯,原文为:“少阴,心脉也。心主血脉。又肾名胞门、子户。尺中,肾脉也;尺中之脉,按之不绝,法妊娠也。”其中文字很不连贯,似有脱漏讹误迹象。此外,胞门、子户作为气穴穴的别名,其命名依据又是什么?

如此说来,“胞门”、“子户”究竟何指?是肾之别名?抑或是“气穴”的别名?还是另有深义?

笔者认为,《脉经》、《甲乙经》的观点,均不是“胞门”、“子户”的原始含义。这两个名称实际上是古人对输卵管通往子宫两侧开口的命名!理由如下:

第一,《诸病源候论·八瘕候》对“胞门”、“子户”的形态与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载,《诸病源候论》所说,与《外台秘要》卷三十四引《素女经》论八瘕的文字相互对勘,两者基本相同,可知《巢源》亦源于《素女经》。现将该段文字抄录并分析之:

文曰:“肾为阴,主开闭,左为胞门,右为子户。主定月水、生子之道。胞门、子户,主子精神气所出入,合于中黄门、玉门四边;主持关元,禁闭子精。脐下三寸,名曰关元,主藏魂魄;妇人之胞、三焦之府,

常所从止。”

文中首先谈到的是“主开闭”,是肾主胞门、子户的开闭,而不是肾脏本身的开闭,因为肾本身是无所谓开闭的。“开闭”,是为了控制胞门、子户“定月水”、“生子”。下文“胞门、子户,主子精神气所出入”,寓示了“胞门”、“子户”的开合功能。与上文联系,这种主出入的开合功能即为肾所主。由此可见,胞门、子户只不过是肾所主持下的一种器官,自然不可能与肾同为一物。

“合于中黄门、玉门四边”一句,“边”字较费解,疑有讹误。但“四”字却明显提示“胞门”、“子户”、“中黄门”、“玉门”为女性生殖器官的四个出入之所(中黄门下文有专文论述。“玉门”即阴道口)。此将“胞门”、“子户”更明确地与肾划分开了,并明确提出“胞门”、“子户”与“玉门”等是同一类型、即形态为“穹孔”的结构。第三,“主持关元,禁闭子精”,此二句意近,均言胞门、子户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是控制生殖物质。“关元”,隐指生殖之精,如《诸病源候论·风惊候》养生方云“精藏于玉房”,《圣济总录·神仙服气上》注曰:“玉房,在脐下三寸是”,亦即关元。“主持关元”,即主持生殖之精。“子精”,类似于今之受精卵。如《诸病源候论·八瘕候》另有引自《素女经》的一段文字:“子精与血气相遇犯禁,子精化,不足成子”,可为提示。“禁闭子精”,更证实了胞门、子户为子宫的出入口,有禁闭的作用,符合“门”、“户”的命名特征。上文最后部分讨论关元功能,其中“常所从止”,则言子宫、膀胱(即“三焦之府”)居于关元部位。

《诸病源候论》引《素女经》之文,证实了肾与胞门、子户并不等同,后者只是“禁闭子精”,“主子精神气所出入”的两处关窍,并明确提示女阴有四处出入隘口,此四处隘口位于关元部位。但是,以此证明胞门、子户就是输卵管于子宫体之开口,则仍是证据不足。

第二,子宫的位置,古人掌握的比较准确,除上文言其“从止”于关元以外,《类经附翼·求正录》更明确地指出:“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当关元、气海之间”,即位于脐下3~4寸之间。胞门、子户亦“主持关元”,与子宫同居一处。而肾的位置在第11胸椎至第3腰椎之间,其下缘才刚刚平脐,有“腰为肾之府”之语可证。可见,肾与子宫、胞门、子户等相去甚远,至少相差3~4寸。此进一步证明胞门、子户与子宫同属一体,而绝非与肾同为一物。而子宫之“门”、“户”,除下通阴道的子宫口外,只有两侧输卵管的开口。

第三,笔者经查阅解剖图谱,并在尸体标本上进

行测量,得知:子宫底的位置与关元穴平行略高;正常成人子宫体近底部直径一般为5~6 cm,两侧输卵管在子宫腔内开口之距离约为2~3 cm,而《甲乙经》所载气穴(左为胞门,右为子户)位于关元穴旁开半寸,两穴间距为1寸,按中指同身寸折量,约合2 cm略多,与解剖位置对照,此两穴竟非常接近于输卵管在子宫腔内开口处的体表投影!从这一考查结果来看,《甲乙经》以“胞门”、“子户”作为“气穴”穴的别名,绝非出于偶然。同时,也为胞门、子户为输卵管开口处的论点提供了解剖学证据。笔者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这一考查结果。

那么,前人的发现为何不为后人光大,反而隐晦千年而不彰?究其原因,大约有下列几种:(1)对《脉经》而言,可能是文简脱讹,以致讹误;(2)对《甲乙经》而言,仅认定它们是作为穴名而未深究其奥义;(3)对《诸病源候论》而言,疏忽古人写作特点,将“左为胞门,右为子户”误认为是“肾”的谓语,其实这两句应认作是“主开闭”的补语,这一点可从该段文字下面的论证之语中看出;(4)解剖观察较粗糙,疏于验证,可能未深究输卵管之走向,而误认为输卵管延伸至肾,从而导致子宫附属于肾的概念,后世只重思辨,轻视实验的学风更加阻碍了解剖学的发展,也不可能重视古代的某些细致的解剖发现;(5)受五行学说和脏腑中心论影响,将各种游离于五脏之外的具体脏器统统配属于五脏,而胞门、子户只是子宫的附属物,连子宫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因此胞门、子户更没有详察和认真对待的必要。加上它们位置隐蔽,即使古人发现过它们,后世由于无法印证也不得不用其他理论来解释它。

2 中黄门

前引《诸病源候论·八瘕候》一段论述中已经提到“中黄门”之名,并指出它是女阴四个出入口之一。其具体所指是什么?迄今未见任何注释。笔者认为,“中黄门”也是古代医家对女性生殖器官仔细观察后得到的重要发现,它所指的具体部位,应该是女性子宫内口。考证如下:

《诸病源候论》所述,出自《素女经》,已见前述,而《素女经》的成书年代,有关目录书及有关史志均未著录,唯《隋书·经籍志》载有“《素女秘道经》一卷”、“《素女方》一卷”,提示此书成于隋代以前;南北朝时陈人徐陵《答周处士诗》中云:“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圆艺”,则将该书成书年代的下限提前到南北朝之时。而“中黄门”之考证,亦只能从此前朝代文章典故中去求证。

《汉官仪》中有“中黄藏府”之名,其职能是“掌中

币帛金银诸货物也”,即皇宫内库。“中黄门”之名用词与其相同,当是借喻。又,“黄门”,内宫之门,以内宫之门涂黄色,故称之。因此,“中黄藏府”、“黄门”与“中黄门”均有相同之处,所指亦大致相似,均是内宫禁地。而服务于内宫的太监,是皇室成员与外界的联系纽带,更是皇室女性与外界隔绝的屏障,因而,“黄门”就又可作为太监的代称。汉代太监官衔即有“中黄门”之职,如《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中黄门,阉人,居禁中,在黄门之内给事者也。”

经过以上分析,“中黄门”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具备这一特征:扼守贵重圣洁之地的关隘。而子宫主藏纳精气,孕育胎儿,其内口无疑符合这一特征。笔者认为,子宫通往阴道的外口,古人不会作如此命名,因为子宫外口可以用手触及,子宫脱垂病人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并不神秘,而不神秘者,其珍贵之感必然随之降低。更何况子宫外口已另有“子门”之称了。

3 命门

“命门”二字,出自《灵枢·根结篇》:“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难经·三十六难》摒弃此说,提出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概念:“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后世的“命门学说”即滥觞于此。迨至明代赵献可,集命门学说之大成,使其学说得到极其突出的发挥,将“命门”上升到“立命之门”、“真君真主”的地位,大有凌驾于五脏六腑之上之势。迄今为止,命门学说在生理、病理、治则、方药等中医分支学科中的独特地位已是根深蒂固,无法取代。但是,自从《难经》提出“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说法开始,有关命门的学术争鸣即蜂至雀起,至今不衰。系统考察历代论点,争论焦点主要在命门位置上,如“右肾说”、“子宫(子肠)说”、“两肾之间说”、“七节之傍小心说”、“无形说”、“女为产门,男为精关说”、“冲脉说”、“形如胡桃说”等等。至于命门的功能,则基本上认识一致,无本质上的分歧,无论“元阳说”、“无形之火说”、“先天之火说”等等,均是为了强调人身之中先天阳气的重要性。

据以上分析,笔者就有了论证的重点。作为中医生理、病理和治疗的理论,作为医学临床的指导思想,命门学说已经脱出形态的概念之外,形成了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的命题,这在中医学体系中是很容易理解的。作为一种医学理论,对临床事实加以解释和论证,命门学说亦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在于:从医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

度来看,“命门”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以方法论的面目出现的。那么,它究竟如何演变得来?其原始含义又是什么?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命门原始的含义,即:究竟什么样的人体器官能胜任“立命之门”的重任?什么样的脏器与人身真阳关系最为密切?笔者认为,“命门”二字,是古代中医对人体生殖器官解剖位置的概称;“命门学说”所包括的一切内涵,莫不与人类生殖功能有关。

首先,就《难经》原文分析,亦可以从生殖器官的角度作出解释。“肾两者,非皆肾也”一句,近代医家周省吾认为“不免词病,以至后人辩论纷纷也。”(《吴医汇讲》)所谓“词病”,不外乎指文章词句中有倒文脱讹之类,因无校勘资料证实,这里姑且不论,留待下文探讨。而“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一句,比照《脉经》,很象是论述诊脉部位,即左手尺部脉为肾病的诊察部位,右手尺部脉为命门(生殖器官)的诊察部位。盖肾主生殖,将生殖功能归纳于肾,实乃五行学说的产物。上古之人崇拜生殖现象,甚至以生殖器为圣物,这种文化现象的遗迹不可能在汉晋之际(该时期是五行学说与中医结合的理论成熟时期)被五行学说吞并无遗,总会留有蛛丝马迹。这种情况下,将生殖器官作为一个独立的脏腑系统来认识,即使不是医界的普遍现象,但也不可断然否定这种现象的存在。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下文更可以从这一认识得到圆满解释:“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精”,对父母双方来说,是生殖之精;对后代而言,则为先天物质。两者同为一物,本无二致,只是根据研究对象不同而有立论角度上的差异,尤其在胎儿娩出前更不可分。《内经》谓“人始生,先成精”,“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但是,若父母之精不相结合,则无以变化生长,其精只能自生自灭。反之,男女媾精,两精相合,就会导致宇宙间最神圣的变化,就会产生新的生命。原先有可能自生自灭的“精”也会因此而获得变化的能力,具备了生长的条件。变化莫测谓之“神”,化生长养全凭“气”,在父母之精交会的一刹那,一个新的生灵诞生了,这一神奇的过程和伟大的时刻,《灵枢》以“搏”字来形容,极富动感、力感和质感。自这一时刻起,“精”不再是孤立的“精”,而是具备了“神”和“原气”的精,即“子精”——这就是生命产生的初始过程。那么,作为生命原始物质的“精”和由于“两精相搏”而具备“神”、“原气”的“子精”,以及这些物质、功能发生神奇变化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呢?众所周知,是在生殖器官内。于是,《难经》所说的“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句中的“命

门”,不是生殖器官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上文仅是据医理来进行推导,那么,让我们再寻根溯源,找出“命门”二字的原始出处及其含义。

“命门”一词,源出道家,首见于《黄庭经》(道家典籍,分为《黄庭内景经》和《黄庭外景经》,前者传为大道玉晨君所著,后者传为老子所作)。道家对人体科学很有研究,擅养生,重房中之术,明孝宗朱佑礼就曾有“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之说。道经中对人类生殖器官多有较细致的描述,“命门”即其中之一。《内景经》有云:“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阙前命门”,“黄庭”,道家指为脑中、心中、脾中,《云笈七签》曰:“黄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也。……内指事即脑中、心中、脾中。”道家尤重脾土,认为“脾为黄庭,黄老君居之”。而《黄庭经》一书即以此命名。“关元”,梁丘子注曰:“关元之中,男子藏精之所”,道家又称为“下丹田”。“幽阙”,又称“幽关”,在此指肛门。《内景经》又曰:“伏牛幽阙罗品列”,其中“伏牛”喻指阴茎,《云笈七签》注:“伏牛,肾之象”。此句乃男阴与肛门对举。道家语多玄渺洞奥,但多可意会。据此,“黄庭”与“关元”乃上下对举,“幽阙”与“命门”前后对举,“命门”所指为生殖器官已经比较明确。《外景经》又曰:“丹田之中精气微,玉房之中神门户”,前句说的是男性,后句则指女性;“神门户”已露“命门”含义之端倪。梁丘子注曰:“男以藏精,女以约血,故曰门户”,清楚地点出“生命之门”的含义。“玉房”在此指女阴,《云笈七签》注:“玉房,一名洞房,一名绛宫,一名明堂;玉华之下金匱乡”,语虽隐曲,义仍可见。)元阳子更曰:“命门者,下丹田精气出入之处”,此说简直与《难经》文字同出一辙。《内景经》另有“闭塞命门似玉都”之句,乃性交之谓,“命门”亦是指女阴。

不再一一列举,仅以上例证就足以说明问题。《黄庭经》成书年代甚早,远在《内经》、《难经》之先。从道家书中“命门”二字所出现的场合和所代表的事实,完全可以看出《难经》中的“命门”是来源于道经的。晋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儒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道家学说中的房中修炼等术数内容必然会受到压抑,这从后世对道家经典的诠释中可以看出:后世注家释《黄庭经》,多避开生殖器官和性交术语,用不悖正统的语言阐释之,以致于某些地方严重不合原意,如上面引文中的“幽阙”被释为身体等等。这也是后世医家不得命门真谛的原因之一。

其实,并非所有医家都没有看到这些,明代张景岳在《类经附翼》中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以《难

《难经》中的“七冲门”为例,提出“凡出入之所,皆谓之门,而此一门者,最为巨会,焉得无名?此非命门,更属何所?既知此处为命门,则男之藏精,女之系胞,皆有归着,而千古之迷可顿失矣。”张景岳所说的“此处为命门”,指的就是生殖器官,“父母交会之际,男之施,由此门而出;女之摄,由此门而入。及胎元既足,复由此出。其出其入,皆由此门,谓非先天立命之门户乎?”

张景岳在命门为生殖器官这一观点上,还有一个创造性的见解,即以实际感觉对命门部位作出论证:“子宫之下有一门,其在女者,可以手探而得,俗人为产门;其在男者,于精泄之时,自有关阨知觉。”《医学实在易》一书在张氏所言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命门在女为产门,在男为精关之说,较景岳所言进了一步。

那么,《难经》为什么提出那样的观点呢?愚意以为:早期的医学体系,尚未和阴阳五行学说混为一体,人们注重的是对疾病个性的探讨,因此,在生殖崇拜文化影响下的早期医学中,生殖系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的。马王堆出土医书《养生方》,在大量讨论生殖生理、房中养生的文字中,竟没有一点“肾”与生殖有关的痕迹,倒是记载了大量生殖器官各部位的具体名称。同时,在这部医书中也看不到一点“五行”的味道(偶见“五”之数,如“五损”、“五至”,但与“十动”、“七损”、“八益”等相比较,毫无特异性)。到了《难经》著述年代,五行学说统治了中医学体系,已经完成了“脏腑”等医学理论与阴阳五行的配属过程,《内经》中就有了“一阴一阳之定耦”的配属准则,并详细记载了配属的实例。在这个配属过程中,当时已经较为复杂和成熟的生殖器官、生殖系统的归属,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一脏一腑的配属过程中,主水的肾与主水的膀胱理所当然地结合在一起,况且膀胱形态简单,位置显露,与肾有明显的解剖练习可见,故成其“定耦”。其他四脏也都有了自己的归属。作为生殖器官体系代称的“命门”,因为其功能甚为重要,形态上又男女有别,结构复杂,名称众多,若作为“脏”的概念出现,则为“五”的数额所限,而且与其他五脏相比,在当时儒学为尊的时代,首先在封建伦理道德上就先亏了一筹,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脏”。若是以“腑”的概念来表述,它的作用又确实太重要了,很难与其他“腑”相提并论,更况且“脏”“腑”的配属已经“额满”。《内经》对生殖器官的安排更是难如人意——虽然构筑了一个“肾-天癸-精血”的生殖生理模式,但对于生殖器官本身来说,女性生殖器官尚有较为合理的待

遇,其代表性器官“女子胞(子宫)”被列为奇恒之腑;而男性生殖器官只落得个与“筋”为伍的待遇(“宗筋”),盖“筋”只不过是“五体”之一耳。《难经》作者大约不满意这种安排,打算对《内经》来一个发展,将男女生殖器官作为一个系统,并且,在中医脏腑系统中谋取一个完整的地位,而道家正好已经为生殖器官做出了名称上的概括——“命门”,于是,《难经》作者最先要作的就是将其与“肾”作为水液代谢器官的功能划分开来,而“藏各有一,肾独两者”这种解剖学特点正为其提供了划分的依据。

本来,《难经》作者完全可以不必强将肾脏一分为二,以致于后人大惑不解。“肾合命门,主生殖”的说法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却不行,因为一阴一阳、一表一里的脏腑配属已被《内经》定为正统,“十二经表里阴阳固已配定,若以命门而再配一经,是肾脏唯一,而经居其两,必无是理”(《类经附翼》)。在这种约束下,将肾一分为二是不得已而为之,既不想违背经典,又要为生殖器官派上一个座次,唯有采用变通措施。可见,《难经》中的命门理论,可以说是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下的一个别致的产物。

文章写到这里,必须说清这样一个问题:既云“命门”为生殖器官,那么,《难经》中的“右肾为命门”一句,其含义岂不就成了“右肾为生殖器官”?难道《难经》作者会糊涂到生殖器官与肾脏相混淆?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难经》,而在于后人没有正确地领会《难经》本义。《五行大义》引《八十一问》(即《难经》)有这样一段话:“问曰:前解肾阴故双,今言左肾右命门,此岂不自乖张乎?答曰:命门与肾,名异形同,……主阴数为名,则左右两别。故各有所主”(通行本《难经》未见此段文字,上文引自《难经疏证》)。“各有所主”,才将《难经》本义揭示昭彰,原来《难经》并非硬要将作为生殖器官代称的“命门”安在右肾的位置上,而是要将其安排在右肾的统治下。两肾乃是“各有所主”,即左肾主“水”,右肾主“生殖”。于是,“左为肾”,言下之意就是“左肾完成肾主水的功能”;“右为命门”,即“右肾主持命门的生殖功能”。《难经·三十九难》:“命门者,其气通于肾”一句,不也给我们露出了这种思想的蛛丝马迹?深而究之,《难经》之所以将肾作如此划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终究是囿于脏腑的阴阳表里配属是“一对一”的框框。

综上所述,我们已知:“命门”对父母双方来说,是生殖器官的代称,是产生后代之门,即“生命之门”;而对后代而言,“命门”是自己生命产生之地,是生命的最初摇篮,是人身走向世界的第一道大门,即

肾和命门的概念及其现代诠释

★ 胡素敏 冷皓凡 (江西中医学院 南昌 330006)

摘要:肾和命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部位。综合明代医家的观点,说明命门已不再是肾的附庸,而成为独立于五行脏腑系统的太极层次的生命中枢。而命门的实质,则应从包括遗传物质、生物本能以及生命活动在内的多系统、多层面去探讨。

关键词:肾;命门;概念;诠释

中图分类号:R 2-03 **文献标识码:**B

Conception and Annotation of Kidney and Mingmen in TCM

HU Su-min, LENG Hao-fan

Jingxi University of TCM, Nanchang 330006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shape and position between the kidney and the life gate. According to standpoints of physician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life gate is not the appendage of the kidney, but the centre of life in the level of Taiji, independence of the five elements and Zangfu system. As far as the essential of life gate, we will explore it from many aspects including germ plasm, biology instinct and life activity.

Key words: Kidney; Mingmen; Conception; Annotation

命门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及临床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命门学说虽属于脏腑学说的范畴,但又与一般脏腑基本理论不同,其形成与发展是以临证实践为

“立命之门”。“生命之门”是“命门”的基本含义,而“立命之门”则是“生命之门”的派生意义。后世以“命门为先天之火”为代表的“命门学说”,其立足点却仅仅基于“立命之门”。这是因为,历代中医在思维上习惯了辨证的整体动态观,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并注重这个小宇宙与自然界大宇宙的联系。但这种认识论却遮住了中医们的部分视线,以至于孜孜不倦地寻找“立命之门”而忽略了它的发源点——“生命之门”,于是出现了历千年而不衰的奇怪现象:在命门功能上,“先天之火”的理论得到多数医家的认可,而在命门的位置形态上却吵闹不休。其根本原因在于:用功能上的综合概念(先天之火)来寻找具体的形态学位置,这样,所有与该综合功能有关的脏器或组织,就都可以成为命门的位置。而如果各人观察问题的立场有所偏重,则位置、形态之争当然不可避免。由此可知,概念层次上的不平等,是产生“命门”之争的症结。

作为生殖器官统称的命门,其名称是被《难经》确定下来了,但是,至今为止,谁也没能给命门定性。它究竟是“脏”?抑“腑”?还是“奇恒之腑”?这种没有定性的脏器,在中医脏腑理论中是很难站得住脚

的,其地位不免十分尴尬。这样,在赵献可集命门学说之大成以前,它一直是一个游离于中医脏腑系统之外的独立系统。《难经》虽亦是经典,但因其言辞晦涩,导致后世在形态位置上旷日持久的论争。既然位置之争难以统一,于是就尽可能地在功能上探讨,并力争求大同存小异。上文所说的在脏腑系统中的独立性,加上历代的学术争鸣,导致了对它的研究可以较少地受到正统理论的约束,因此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存能力和蓬勃的发展能力,最终发展成今天这种自成体系的、以彰扬肾中元阳功能为主的“命门学说”。

《难经》作者的初衷是想将生殖器官和功能从肾的众多功能中分离出来,从而移植了道家对生殖器官的研究成果——命门,而后世不仅将命门仍归于肾(可见正统的力量何等巨大)来研究,肾的功能反而因为命门理论的广泛研究而得到更突出的提高;《难经》作者的本意是将命门作为“右肾”管理下的一个系统,而后世不仅将其作为肾的代称排进脏的行列,甚至还将其上升到一切脏腑之主的地位。这些,大概是《难经》作者始料未及的吧!

(收稿日期:2007-01-06)